

舞者述说

中国舞蹈人物传记口述史

中国舞蹈家协会

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

编

一部记录中国舞蹈艺术家艺术生平口述史的著作

先后采访彭松、盛婕、梁伦、李承祥、李正一、斯琴塔日哈、赵青、吕艺生、蒋祖慧

一本记载中国舞蹈艺术家亲身经历和个人艺术成就的访谈录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舞者述说

中国舞蹈人物传记口述史

中国舞蹈家协会

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

编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舞者述说：中国舞蹈人物传记口述史 / 中国舞蹈家协会，
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编. — 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
2018.10

ISBN 978-7-5190-3836-6

I. ①舞… II. ①中… ②中… III. ①舞蹈家—访问
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8939号

舞者述说：中国舞蹈人物传记口述史

编 者：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

出 版 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奚耀华 朱彦玲

复 审 人：曹艺凡

责任编辑：卞正兰

责任校对：刘成聪

封面设计：小 马

责任印制：陈 晨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85923055（咨询），85923000（编务），8592302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85923000（总编室），010-85923020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：clap@clapnet.cn bianzl@clapnet.cn

印 刷：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字 数：342千字 印 张：24.25

版 次：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：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0-3836-6

定 价：160.00元（附4张DVD）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编 委 会

学 术 顾 问：冯双白

主 编：罗 斌

副 主 编：李甲芹 夏小虎 柳 斌 张 萍 叶 进

执行副主编：孙 茜 车延芬 孟 梦

编 辑：付 瑶 刘洪听 惠 子 袁 霄

整 理：盛子珍 蔡一铭 孙宪鑫

生动的细节，永记的史实

——《舞者述说》序

冯双白

《舞者述说》，是一本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和整理出来的书。它不同于以往依靠文献资料、以作者全方位和全知角度写作而成的历史，而是通过舞蹈学者访问舞蹈家们，让他们口述自己曾经亲历的舞蹈历史事件、事件发生现场、现场人际交往、亲历者自身参与的活动脉络等等情形，将这些见证人的口述用笔录、有声录音、影像录影等方式，再配合见证人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、著作、回忆录等等文字资料，最终综合整理出来的一本“述说”。

书中的一段“口述”，引起了我的很大关注。那是学富五车的北京舞蹈学院彭松教授所述，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习舞，一方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爱好“习武”之人，而更重要的是：他遇到了新舞蹈艺术运动的拓荒者吴晓邦。吴晓邦称自己是一个“新舞蹈的播种者”，他那时到处教课、到处培养学生，所以是一个播种的人，彭松说：“我学习舞蹈就是因为新舞蹈运动的掀起”。那是在1940年，吴晓邦来到了彭松所在的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，开设了舞蹈科，彭松爱上了舞蹈，跟着晓邦先生走上了“习舞”之路，并且创作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支舞蹈作品：“在1940年的年末，我曾经表演过一个独舞，叫《巷战》，是反映当时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侵略者在巷道里打仗场景的一个独舞节目，我在学校表演的，那是我第一次上台。《巷

战》的舞蹈是类似歌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，一边是由歌唱来伴奏，……那首歌是陈天贺作曲的，他在一旁边伴奏我就边跳舞，我还记得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中国旗帜插在胜利的城楼上，这是我编的舞蹈，也是我第一次编舞蹈。”

我们由此得知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历史线索。1. 这一段历史发生于1940年；2. 彭松习舞始于“新舞蹈艺术运动”的推广；3. 吴晓邦（以及后来的戴爱莲）都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工作；4. 当时新舞蹈艺术运动倡导的“为人生而舞”，明确体现在彭松的第一个作品《巷战》里，反映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生活；5. 《巷战》是一个男子独舞，这是当时记载中常见的形式，因为新舞蹈艺术鼓励舞者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得到创作灵感，当然也因为习舞人数不多；6. 舞蹈作品的音乐是“歌唱来伴奏”，形式上类似于歌表演。

在一段“口述”里，获知如此之多的信息！

口述历史，近年来在中国历史学术领域兴盛起来，因为它是一种搜集和整理历史的新途径。口述，是那些亲历者们个体生命中所见、所历、所闻、所体验的种种活动和认知的表述，非常重要，它包含了非常多的历史细节，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所感所思所想的很多细节所构成的历史过程。口述历史，正是由这些生动无比的细节表述组成，是历史学领域的一个全新的拓展。从历史研究的广度而言，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。

例如，关于舞剧《和平鸽》演出后遭遇的批评，舞蹈史书上多有记载，但多数比较粗疏。这本《舞者述说》里却记载得很生动细致，“当时是欧阳予倩响应瑞典斯坦哥尔摩的和平建议写的这个剧本，所以这个和平鸽的意义还是主题非常好，但是它有一个弱点，就是有点像‘活报剧’，另外一个弱点，当时有人还接受不了，我们是用芭蕾舞的形式表现的，穿着短裙，因为当时我们买不到长筒袜，大家都是光着大腿、穿着短裙跳的，所以遭到中央戏剧学院工农兵学生的批评，说我们‘大腿满台跑，工农兵受不了’，那时候光未然，我们的教务长，就对学生们说：‘你现在受不了，过十年你也就受得了了’。”

短短几行字，当时的历史情景，如在眼前！

口述史，在一般人看来，当然是口述者之“声音”所述说的历史。然而，口述收集者在这一工作中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口述收集者提问，口述者回答，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。换言之，收集者如果没有对于特定历史资料的事前收集和研究，就不能准确地对口述者提出“关键问题”，那么，口述也许就是一些无关紧要之琐碎记忆的堆砌。生动的历史细节与无意义的琐碎碎片之间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口述历史，是口传的记忆，是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之记录。口述历史访谈，必须是一位真正有准备的采访者与放松的被采访者之间松弛的互动，才能“碰撞出”生动的历史细节。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一切，包括环境、细节、体验、心理等等，都是一般历史研究中文字史料所不可替代的，具体、细腻、生动的第一手资料，让口述历史富有鲜活性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具备一份历史记录的权威性。

关于上述问题，《舞者述说》里也有很好的例证。在采访记录李正一时，她谈到了一个对中国当代舞蹈特别是古典舞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人——崔承喜。于是，采访者的一个问题紧接着追了过去：“您觉得崔承喜作为艺术家，她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？”李正一则说出了下面一段话：“她是一个学现代舞的舞蹈家，但是她一辈子都在发展自己本民族的艺术。……崔承喜是实践者，我相信她的很多创作也不都是她自己的独创，她也向她的老师学习了。但我觉得她不是照抄她的老师的，她是讲她的体会，因此使人很信服。她能帮助我们整理古典舞的基本训练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一是她热爱，另外她有自己的经验。……跟崔承喜学了之后，才知道哪些舞蹈是从戏里摘出来的，直观的接触到了戏曲舞蹈的特点和规律。”

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口述史，他表示口述史作为一门科学也许是新生事物，但实际上这种形式古已有之。在历史刚开始的时候，全人类的历史无一例外的都是口述史。中国古代的《尚书》是口述体，中国最早的诗歌集《诗经》也是口述体，《论语》其实也是孔子的口述。钱文忠教授认为，中国的历史书籍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常常

呈现出一种“单数的”状态。即，史书很多，但是只存在一种历史，一种记载，一种解释。这种情况是可悲的。历史应该是多元的，是复数的，是有多种角度的，有多种叙述方式和生命体验，因而最终也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呈现样式。口述历史在中国成为了一项社会文化运动。“任何人都希望寻找真实，真实不一定寻找得到，但是却可以无穷地去接近真实。在无穷接近真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明白，其实口述史学关乎一个人，关乎一个家族，关乎一个民族，关乎一个国家，关乎一种文化，甚至于关乎整个人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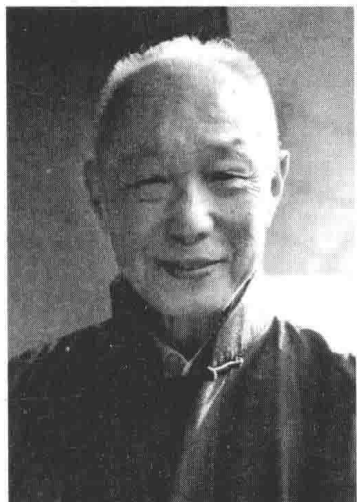
做口述史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绝不是准备一个录音机可以了事。彭松讲到与戴爱莲先生深入川康地区采风时说：“如果迷途在群山之中，就要在这高山枯草丛中露宿了。那时，我才二十多岁，从未经历过，人距离我如此之远，而荒原又是如此广阔。无鸡鸣，无狗吠，无飞鸟，大自然肃穆庄严，万籁无声，我彷徨在群山之中。不能气馁，不能放弃希望。于是振作精神，在苍茫暮色里艰难地一步步爬上去。”

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坚持，恐怕就没有“边疆舞蹈大会”的历史创造。

这就是历史。这就是应该永记的历史。

目 录

文舞相融 舞界大家——彭松	003
舞中女杰——盛婕	026
广东舞蹈筑梦人——梁伦	060
中国当代舞剧创作的“先行者”——李承祥	088
舞蹈的记录与传承者——李正一	115
草原上的舞蹈皇后——斯琴塔日哈	155
永不凋谢的民族舞剧之花——赵青	193
为艺而生——吕艺生	261
芭蕾人生——蒋祖慧	301



彭松(1916—2016),男,汉族,原籍山东省济南市,生于郓城。中国舞蹈教育家、理论家、编导家,中国现代民族舞蹈教育建设先驱,中国当代舞蹈史学重要奠基人,北京舞蹈学院建校元老,北京舞蹈学院资深教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,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

1940年至1944年,先后就读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国立音乐学院分院,先后师从吴晓邦、戴爱莲学习舞蹈。1944年开始在重庆育才学校工作,担任舞蹈教员,并任舞蹈组主任。期间创作了《乞儿》《猴戏》《弃婴》《火苗》《快乐的人们》《向民主小姐求爱》等一批优秀舞蹈作品。1945年与戴爱莲先生分路去川康少数民族地区采集舞蹈,创作了舞蹈作品《嘉绒酒会》和《端公驱鬼》,1946年在重庆参加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”演出。1947年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乐舞学院,向上海各大学普及边疆舞蹈。1948年受邀于北平大学生舞蹈联合会到北大、清华教授舞蹈,期间创作了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《民主花儿别让它遭灭害》《我们是民主青年》等舞蹈。

1948年8月,彭松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学习,曾任华大文工一团舞蹈组长、华大三部艺术干部训练班教员及舞蹈队副队长。1949年9月26日、10月2日参加《人民胜利万岁》歌舞导演及演出。此后,曾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艺术科长,在舞剧《和平鸽》中任导演和演员。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,任民间舞蹈教研组组长,主持编写中国民间舞蹈教材。1956年参加“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小组”,参与辑录编辑《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》和编写《中国舞蹈史长编》教材。

1959年到兰州艺术学院任教,担任舞蹈教研室主任。专著有《中国舞蹈史》(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)、《中国古代舞谱》等;主编《中国古代舞蹈史纲》;发表了大量专业理论与专业评论文章,代表论文有《敦煌舞谱残卷破解》《甲骨寻舞》《〈西凉乐〉寻索》《〈胡旋舞〉辨误》等。曾任《中国大

百科全书·音乐舞蹈卷》《当代中国舞蹈》编委和撰稿人。

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第一批教授，曾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届秘书长，中国舞蹈家协会顾问，兼任香港演艺学院客座教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理事，国际舞蹈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。曾应邀到台湾讲学。2009年荣获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的首届中国舞蹈“荷花奖”终身成就奖。2010年荣获第三届“华鼎奖”最受群众喜爱的老艺术家称号。

文舞相融 舞界大家——彭松

受访舞蹈家：彭松

采访时间：2015年4月1日

采访地点：北京朝阳区劲松彭松家中

采访人：孙茜

一、初识舞蹈 结缘恩师

您最早接触舞蹈是在什么时候？

彭松：我学习舞蹈就是因为新舞蹈运动的掀起，谈到新舞蹈运动就要先介绍两位先驱者，一位是吴晓邦先生，另一位就是戴爱莲先生，他们两位可以说是中国新舞蹈艺术最早的开拓者。吴老师当时的开拓活动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，他称自己是一个“新舞蹈的播种者”，到处教课、到处培养学生，所以是一个播种的人。因为当时舞蹈艺术在旧中国的艺术里已经消失了，当时的中国艺术教育里没有舞蹈、没有舞蹈学校，只有戏剧、美术、音乐等。比如当时中国有一些艺术类专科学校，杭



彭松年轻时

州艺专、南京剧专和上海音专，杭州艺专是教绘画的，南京剧专是教演话剧的，上海音专是教音乐的，但就没有舞蹈教育。后来就是靠吴老师和戴先生他们的演出，开始在国内一点点地传播。先说吴老师，吴老师是在日本学习的现代舞，然后他发展了自己的舞蹈体系，相当完整的一个舞蹈体系。我跟他学习是1940年，那个时候我在国立剧专学习，吴老师被聘到我们学校开设了舞蹈课，我跟他学习了他的舞蹈系统，学习了一年多。我因为小时候喜欢运动，学过武术，学过花样溜冰，都是跟肢体有关的运动，都比较接近舞蹈，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门艺术。其实我之前在剧专是学习音乐的，学唱歌、学歌剧，也学表演话剧。学习舞蹈后，我就想改行，想把我的主科从音乐改到舞蹈。但是后来吴老师离开了剧专，学校就没有舞蹈老师教了，我也失去了学习舞蹈的机会。在1940年年末，我曾经表演过一个独舞，叫《巷战》，是反映当时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侵略者在巷道里打仗场景的一个独舞节目，我是在学校表演的，那是我第一次上台。《巷战》这个舞蹈是类似歌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，是由歌唱现场来伴奏，当时有一首专门表现上海巷战的歌，很遗憾我现在找不到了，那首歌是陈天贺作曲的，他在一旁伴奏我就跳舞，我还记得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胜利的旗帜插在城楼上，这是我编的舞蹈，也是我第一次编舞蹈。

二、涉险采集民间瑰宝 传播民族舞蹈艺术

您后来跟着戴爱莲老师去挖掘民间舞蹈，对民族舞蹈艺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跟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。

彭松：从1940年一直到1944年，隔了三四年时间，我遇见了戴爱莲先生，在青木关音乐院^①，因为国立剧专毕业之后我转到了这所音乐学院学习，它是国立音乐院的分院，设在重庆，这里因为同样没有舞蹈专

^① 青木关音乐院：1940年在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镇成立的国立音乐院，是现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。



国立音乐院合影（前排右一为彭松）

业，我就继续学音乐、学作曲。碰到戴爱莲先生之后，她知道我很喜欢舞蹈，还学过一段时间的舞蹈，就让我跟着她，加入了她的舞蹈团体，我就参加了由她组织的新舞蹈艺术团，很长一段时间都跟着她学习了。当时重庆有一个陶行知^①领导的育才学校^②，戴爱莲先生到育才学校去组建了一个舞蹈组，我就跟着她一起过去了，这是1944年的事。我的老伴儿叶宁^③，她原来是学钢琴的，跟着戴爱莲，一直为她做钢琴伴奏，就在

① 陶行知（1891—1946）：汉族，徽州歙县人，原名文浚。毕业于金陵大学（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）文学系，中国人民教育家、思想家，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，爱国者，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，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。

② 育才学校：重庆市育才中学于1939年7月由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，现在是重庆市教委直属重点中学，是全国著名的师陶圣地，育才摇篮。

③ 叶宁（1919—2017）：浙江桐庐人。重庆音乐学院肄业。1945年后在育才学校、上海中国乐舞学院任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北京舞蹈学校中国古典舞教研组长、研究室主任，《舞蹈论丛》主编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音乐舞蹈卷》舞蹈编委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国舞协第一、二、五届理事和第三、四届常务理事，中国舞协舞蹈美学学会会长。

这时我认识了我的老伴。在育才学校的时候，如果戴先生出国，育才的舞蹈组都是交给我来管理，我在这一段时间也给他们编了一套儿童舞蹈，《弃儿》《猴戏》《火苗》，后来还编过一些藏族的舞蹈，曾经还在上海的兰心大剧院演出过。

到了1945年，经过陶行知的推荐，戴爱莲先生决定到川康边境去采集少数民族舞蹈。那一趟去川康边境采集舞蹈的人一共有三位，戴爱莲先生、我，还有戴先生当时的爱人画家叶浅予^①。我们三个人先到了成都，那是1945年的6月，我们住在大画家张大千^②家里，预计准备先到彝族地区去采集舞蹈，但彝族地区在解放前还一直处于奴隶社会，外面的人要想进去，必须要与他们签署合同，要不签合同，他们就扣押你做奴隶，所以我们当时要等到一位叫庄学本^③的摄影家，他和那里的头人有交情，可以带着我们进去。但是一直等不到他来，所以在等他的时间段里，我就先去了川西北的嘉绒族地区、羌族地区和藏族地区搜集音乐舞蹈了。因为我以前是学音乐的，我可以记谱、整理音乐，又可以跟着学舞蹈。我就从川西北汶川县威州镇^④杂谷脑河一带到马尔康^⑤这一带，边走边采集舞蹈。

① 叶浅予（1907—1995）：浙江桐庐人。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，现代中国画的大家，美术教育的一代宗师，卓有贡献的美术活动家。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，中国文联委员，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，中央美院教授。1928年开始漫画创作。有长篇漫画《王先生》《小陈留京外史》、组画《天堂记》等。1942年转向中国人物画创作，代表作有《印度舞姿》《夏河之秋》《中华民族大团结》《夏天》《头等羊毛》《北平解放》等。

② 张大千（1899—1983）：四川内江人，山水画大家，国画大师，“大风堂画派”创立人之一，代表作品有《爱痕湖》《长江万里图》《四屏大荷花》《八屏西园雅集》等。

③ 庄学本（1909—1984）：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，纪实摄影大师。

④ 威州镇：位于四川汶川县境域东北部。

⑤ 马尔康镇：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、马尔康市府驻地，是全州政治、文化、金融、信息中心。为川西北交通、贸易中心。为藏族聚居区。“马尔康”藏语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。

七月从灌县进山，徒步沿着岷江右岸上行，当时，既无汽车，也无公路。岷江两岸山势陡峭，江流湍急，白浪翻滚，像是一条银甲粼粼闪光的白龙从群山中蜿蜒而下。江中乱石嶙峋，无法行船，崖边羊肠小路，不见行人。我们第一晚歇于仅有一条石板街的汶川县，据说已进入了羌民族的住地。又行二日才抵达了威州，威州是三国时姜维镇守的名城，姜维城筑在高高的山头上，进入残缺的城圈，还可捡到古代的陶片。

李芳桂先生告诉我，搜集舞蹈可以先到羌族的佳山寨去看一看。翌日，我们从威州出发经过一座火索桥沿着杂谷脑河北行，下午到了佳山寨的山脚下，我和他们便分了手。我独自上山，荒山无路，只有放羊人走的小径，山势又很陡，我背着行李艰难地爬上去，爬过一个山包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群山沐浴在晚霞之中，村落不见，更不见人影。一天的行程已使我筋疲力尽，但对我压力最大的是一种孤寂之感，我想，如果迷失在群山之中，就要在这高山枯草丛中露宿了。那时，我才二十多岁，从未经历过，人距离我如此之远，而荒原又是如此广阔。无鸡鸣，无狗吠，无飞鸟，大自然肃穆庄严，万籁无声，我彷徨在群山之中。不能气馁，不能放弃希望。于是振作精神，在苍茫暮色里艰难地一步步爬上去。忽然一只猫像一团火花在我面前闪过，光明显现了，终于遇到了救星，因为高山之上，有猫必有人家，我奋力追去，转过山头，发现了乱石砌的田坎、麦田、玉米田，再向前是一片山谷，只见一座座方形石堡组成的石堡群林立在山谷中，异常壮观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建筑，像是到了一个神话世界，而这就是我寻找的目的地，羌民族古老的佳山寨。

在佳山寨有一所民办的小学，从成都请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这里做教师，小学设在一所古庙中。李教授介绍我来找他们，不巧的是，学校里空无一人，老师回了成都。庙中仅有一

个老尼，她给我点上一盏油灯，表示招待我住下。

第二天，我看到有学生来了，我就通过学生们的联系，见到了佳山寨的村长，那位村长能说汉语，于是在他的安排下，我开始了工作。我记录了许多民歌。羌民族的民歌很古老，有一支叫“崔斗拉斗崔斗”（音译），只知道意思是玩狮子的来啦，但已不能逐字翻译了。村长对我讲，羌民本来是有文字的，文字写在树叶上，在许多年前，固拉国和子拉国交战，子拉国战败了，赶着羊子迁移，羊子没的可吃，就把记着文字的树叶吃光了，文字也失传了。以后杀了羊，做成羊皮鼓（单面、鼓框似笏），端公（端公——敬神、驱鬼的“巫”称为端公）。敲起羊皮鼓，就能记起失掉了的经文。端公跳的羊皮鼓舞、三色棍舞是用来作法赶鬼的。还会唱一种招魂的歌，我在佳山寨学下了端公的歌舞。还买了他们的一面鼓和一个生铜制的铃，铃敞口有舌，声音十分清脆。

离开佳山寨，仍沿着杂谷脑河上行，向嘉绒族藏族的一个分支的住地进发，经过理番县，到了九子屯，投宿在一个草店中，店主是位汉族人，年轻而且热情，他留我多住了一晚，参观了一场婚礼。新房布置非常简陋，新娘却异常美丽。店主说这位新娘本是个奴隶，土司要占有她，她死不答应，土司一怒之下，有意给她找了个极丑的丈夫，企图造成不幸的婚姻。我没看到那个丈夫，但由于新娘子惊人的美貌，对店主的话也相信了几分。在婚礼后我看到他们按照习俗跳起了锅庄（锅庄——一种挽手踏歌的民间舞蹈），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嘉绒族的锅庄。参加跳舞的人都穿着盛装，女子头上顶着一方绣花的方巾，上穿短衣，下穿褶裙有些像汉族的古式服装。男女站成一排，拉起手，或扶着肩，开始是慢条斯理地男女对唱，摆手踏脚，进进退退，地位变化不大，左右晃动着行走，始终保持半圆形的队形上，对唱的歌渐渐高昂起来，舞蹈也比较激烈了，有顿足，有下蹲，有急速的旋转。大伙跳一阵，吃一阵